



第叁場

策

第一問

李瑜

同考試官教諭周

批學貴於知古尤莫貴於

知今此策參會古今如指諸掌可謂善學者矣

同考試官教諭張

批典禮命討四者自唐虞

三代以後惟我

朝獨得其正此策極其鋪叙而條理不紊尤能仰稽

聖祖心學精微之蘊明確典要可謂有識之士

同考試官學正周

批鋪張揚厲綽有才識

子雖遜讓未遑吾其能不子之子邪

考試官訓導才萬

批心政治道之大端能於策

問中提綱挈領二道出用世之畧於是見之昔人有讀賦於塲屋而許其為將相才者吾將為子誦焉子亦可以加奮矣

考試官訓導才朱

批答

聖制策莊敬詳懇儼然如對

君父有德者必有言子之謂乎

有天下之大學有天下之大政政存於心
心能精一則天下之大學在我而典禮命
討皆此心之流布天下之大政孰有外於
是哉堯舜一心精一相傳以是學是政而
成唐虞之治魏然煥然為萬世法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再造區夏蓋後堯舜而聖者學堯舜之學
政堯舜之政

今日之唐虞端有自哉嘗稽之書堯授舜曰
允執厥中及舜授禹又益以危微精一之
三言大學之淵源實自是始當時臯陶陳
謨曰天工人代而疏其目曰天叙有典天
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下之政莫
大於此堯舜豈徒務於外哉精一之至故
心之危者以安微者以著典自我勅而敬
寬之教行焉禮自我庸而寅恭之典著焉
命自我章而九官之命舉焉討自我用而

四凶之罰施焉是以仁行如春威行如秋
時雍風動之化不偶然也至於三代惟唐
虞是稽亦克用乂自時厥後典禮命討之
理雖未嘗亡而其得失往往繫其君之天
資天資美者又不勝其人欲之蔽故綱正
者或制度之未遑目舉者或垂統之未善
正朔謬於建亥大號雜於用夷蒞醢壞帶
礪之盟鍛鍊成羅織之獄典非先王之典
禮非先王之禮命討亦非先王之命討心

學不傳政是用謬無足恠者否塞之後
大聖出焉我
太祖高皇帝

淵衷明睿行堯舜之政於千載之下妙堯舜
之心於千載之上蓋嘗

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

內殿廡壁以備朝夕觀覽考之衍義書首載
精一執中之訓

聖心所契正在於是於乎湯有得於新而為銘

武有得於敬而為戒

聖祖之於精一非有所得而然乎乃若觀心亭
成又

命學士宋濂為記謂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

出入操而存之為難至哉言乎蓋真見夫
危微之實所謂精一者不在堯舜而在

聖心矣又豈獨備觀覽於文字間哉故

即位之後有

大誥有

洪武禮制有
禮儀定式有

令有
律有

資世通訓有

彰善癉惡錄頒示海內一皆發自

聖心而允合堯舜之道竊嘗伏覩

誥之所載先之以君臣同遊繼之以申明五
常而

訓載君道十八事臣用十七事亦皆切於倫
理則博典之道於是乎在矣

制式所載上自

朝廷下及鄉邦儀章度數小大有倫尊卑有
序則庸禮之道於是乎在矣

令之為條百四十五皆開其為善而

錄載為善受賞者昭然其可觀也

律之為條四百六十皆禁其為惡而

錄載為惡受刑者炳然其可鑒也命德討罪

之道豈不於是乎在也哉蓋典莫瀆於元
不容以不悖若禁兄弟之婚定父母之服
則典之大者也禮莫紊於元不容於不庸
若定神祇之號嚴朝會之儀則禮之大者
也倣周禮以建官而
公平之諭惓惓於衡鑑之任非若元之拘於
族類酌唐律以定法而
簡當之諭切切於詳定之官非若元之任於
條格又命討之大者也於乎

建極之規

敷言之訓表裏一致中國帝王之道大復於

舊人皆知

聖祖再造乾坤之功而不知

典禮命討之政有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知

典禮命討之政而不知

精一之學有以立天下之大本也

列聖相承一皆心

聖祖之心而施於有政百餘年間典禮命討達

於天下惟我

皇上嗣承大統

睿智聰明

剛健中正學

聖祖之學即堯舜之學也政

聖祖之政即堯舜之政也五辰七政順序於上

六府三事允釐於下百工庶績時熙于中

治

聖祖之治即唐虞之治也愚也幸逢其盛謹因

明問而僭陳之鋪張揚厲有

國史在非愚之所敢與聞也

第二問

周文興

同考試官訓導李 批策中故實散見群書

若無緊要然却是學者當講究處舉是問

答便成一大議論引而伸之天下無難事矣泛

然讀書者何以到此

同考試官學正林 批格物致知與博物洽

聞似同而異先儒嘗有是言務策學者知此庶免妨功奪志之患如子之對其有見乎語是以重之文詞不足言也

考試官訓導才萬 批此策論事非論人也

然不知其人則無以為處裁地者子蓋嘗尚論之矣故能別白至此不然臨問而對雖據故實恐未免於

考試官訓導才朱 批於考究畧

見子之識於發揮見子之才

知道者之所行必審於義知政者之

必度於時義苟安矣雖違於常情之所擬而君子以為正時苟當矣雖拂於故事之所傳而君子以為通然非深於道而熟於政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執事歷舉古之知道知政者所行所處之異下詢承學其有意於天下矣愚嘗觀之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理同而義異焉苟為不審則彼一義也此一義也而可否之相戾理同而時異焉苟為不度則此一時

也彼一時也而是非之相違審之度之存乎人焉如執事之所舉可以例其餘矣條例司為利而設明道程子非不惡夫利也為之屬而不辭者蓋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自處於孔子之獵較登聞院為刑而設伊川程子非不詳於刑也命之無而不受者蓋以天下有不可雜之職而自附於孟子之賓師康節非不慕古而衣冠之制必以今為尚其見於問答者可考也所以

示從時之義於是乎存橫渠非不通今而廢襲之途必以古為貴其見於策問者可考也所以廣為利之戒於是乎在此無他義之所安而君子以為正固不問其常情之所擬何如也宜同而異蓋有不足恠者矣乃若趙抃於繕城之役當荒歲而行之似非節而不勞之義誠以費出乎官則利歸於民而自食其力勞之者實所以活民也范仲淹於減稅之舉違衆議而抑之似

非譏而不征之義誠以寬在於商則役歸
於農而益重其費抑之者亦所以紓民也
宋璟抑靈荃之賞豈不知易有屯膏之戒
然不勤遠畧蕭望之且知之矣而可安予
哉益光責費禘之赦豈不知書有肆眚之
文然不以小惠諸葛亮嘗行之矣而可安
下哉此無他時之所當而君子以為通固
不問故事之所傳何如也宜同而異又有
不足恠者矣雖然義有重輕固無一定之

則時有緩急亦無一定之規斟酌於常變
之中而運量於繩墨之外議擬於施為之
先而計慮於成就之後義以適道是謂時
措而道之用不窮時以行政是謂變通而
政之體不滯是故有伯子之誠則和不至
於流有叔子之正則高不至於亢從今當
矣而古制之復抑醴酒之尚玄復古固矣
而今遵之制亦麻冕之從儉荒政無遺則
完城不能為厲未作有禁則減稅亦足為

恩非開元之時則宋璟之見近於多慮非
延熙之世則孟光之議近於少恩是而或
非可而或否易地為之則義與時又有在
彼而不在此者若執而不通遂以為定抑
豈知道知政者之事哉孟子曰所惡執一
者舉一而廢百也愚於此亦云惟高明有
以裁之

第三問

張直

同考試官訓導王

批問目簡短最難敷衍此

策上下古今獨有餘地可以見子之骨襟矣

同考試官教諭杜

批策觀博學而士之器識

亦因以見况人物之評尤繫所養邪止吾有取於

子也其無謂邪

考試官訓導才萬

批子之假人當矣其自假

當謂何伊顏之期吾實望之無徒以程文姑云爾也

考試官訓導朱

批非熟史傳贊述及諸

家論斷安能不隨人高下如此哉可敬可敬

古今人異乎哉異而同者有之矣古今人
同乎哉同而異者有之矣君子之儼人與
其自儼或取其心或取其迹合異為同有
得乎其情有失乎其實至要諸終則同同
異異萬世之公論在焉而豈可誣也哉昔
者聖人有方人之戒慮踈於自修儒者有
品士之評義切於自考然則同異之辨雖
若末務而格致之道蓋有在矣此執事之
問所以不敢不對也蓋嘗考之仲舒為漢

醇儒正義明道光高明伊呂之儼雖非
確論淵源游夏之議則矯之過矣孔明為
漢宗臣扶正誅邪忠貞懇切管樂之比乃
其謙辭伯仲伊呂之詠則論之定矣黃憲
比顏子蓋以其資之近道也然顏豈易儕
若哉明道之溫粹斯近之矣韓愈配孟子
蓋以其功之衛道也然益豈易及哉若伊
川之方嚴斯近之矣蘇軾序歐陽文集謂
論如韓愈然韓之原道歐或歎焉而變古

之力於韓有光蘇軾表陸宣公奏議謂才
如賈誼然陸之格心誼或少焉而濟時之
畧於陸有合以管仲比王導之才此桓彞
之論翼戴勤而紀綱畧導之失亦不可掩
也以晏嬰比范仲淹之德此錢氏之說施
予周而規模遠仲淹之識尤不可及也潘
孝禮論徐有功事賢於張釋之觀之當時
酷吏少衰是其徵已然釋之天下之平亦
豈可少哉柳玘稱李泌功大於魯仲連觀

之當時兩京遄復是其實已然仲連天下
之士又豈可輕哉蘇洵比荀况歐陽公見
其文而發然戰國縱橫之習洵蓋有之而
况之所得洵未必至也田錫比汲黯宋真
宗見其言而發然漢廷韞直之風錫蓋有
之而黯之危言錫未必異也劉放自比劉
向言其文也觀其踈雋而守道不回使當
向時是亦向而已矣蘇軾自比范滂言其
志也觀其剛直而持節不屈使當滂時是

亦滂而已矣曾子固謂安石似揚雄其博
洽同也然安石之吝過猶雄之誣身也何
不及焉王炎午謂文天祥似諸葛其忠貞
同也然文之伏節猶諸葛之盡瘁也何不
類焉張方平之似孔融蘇軾著於集序一
則高氣偉志不容於姦一則竒才切論不
屈於勢異世而同一節槩也范祖禹之似
陸贄史臣著於傳論一則諫本仁義深切
事情一則講列義理洞見底蘊異世而同

一器識也夫是數人者或以道德或以功
名或以議論或以節行輝映於數代之間
翱翔於千載之上原心較迹同同異異雖
各出於當時而其情實抑不能逃萬世之
公焉歷考史籍如是者蓋多矣指數之間
豈能盡夫品藻哉雖然師或從於三人之
同行友或得於千古之尚論大而吾師次
而吾友孰非所願哉周子曰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愚不敏將從事於斯請

自二程始彼若揚王之諛僻則當以為戒也執事幸勿哂其狂
第四問

王激

考試官訓道守萬 批所問乃萬古之定論

似不容喙顧復有為異說如此者必究其所窮而後可謂知言子真知言哉子真知言哉

考試官訓道守朱 批策貴條答故其文方

方而不滯抑有微闡之意焉場屋士如此蓋未

可淺之也

是非妨天下之公正者君子必折諸理予
奪立天下之中庸者君子必原諸義義不
可執故微顯闡幽一予一奪有權衡焉而
不必其同理不可易故伸正誣邪一是一
非有衮鉞焉而不容其異君子持是以觀
古人庶幾乎無餘情矣不然於其不可易
者而昧於是非不可執者而拘於予奪則
亦何貴於君子哉請因明問而陳之孟子

明孔道於橫議之秋尊王賤霸立萬世之
大防而司馬公疑其勸齊勉梁言若資於
逆亂視孔子之尊周者有間而李泰伯輩
亦皆有論焉殊不知以天下之義除天下
之虐聖賢一道於是乎在矣諸葛亮扶漢
祚於分裂之後狗義忘利復一代之正統
而蘇子意其襲表奪璋術若雜於詐力去
曹氏之移漢者無幾而唐子西輩亦皆有
說焉殊不知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僭漢

賊二途於是乎在矣此謂非其所是而不
能亂天下之真是揚雄身為漢臣而覲顏
二姓劇秦之作名檢掃地朱子莽大夫之
筆可謂嚴矣曾子固悲其所遭欲比之箕
子箕子固如是乎馮道身為唐臣而甘心
四朝媚周之詞罪惡滔天歐陽子雜臣之
傳可謂當矣而蘇子由悲其所遇欲比之
晏嬰晏嬰固如是乎此謂是其所非而不
能亂天下之真非蓋理之不可易者不容

其異固如此或者乃謂孔子大聖也孟子
大賢也張子朱子大儒也其予奪之間亦
有違乎衆者然義之所在固非夫人之所
知也故如避父兄之命而逃於延陵季子
春秋之賢者也時人皆多其讓而孔子獨
責之見於來聘之書為其徇小而忘國家
之亂也避母兄之居而處於於陵仲子戰
國之賢者也時人皆多其廉而孟子獨責
之見於匡章之答為其徇小而忘倫理之

大也晉申生寧自盡而不肯自明恐親心
之傷事雖過而心則孝故張子於西銘有
擬焉以著其無所逃之義况比類事天第
取其恭彼疑之者豈足以知是哉楚屈原
寧自沈而不容自踈冀君心之悟行雖過
而心則忠故朱子於離騷有註焉以伸其
無所愬之憤况寄意事神正取其怨彼反
之者豈足以知是哉由是觀之責其大者
則小者無足稱畧其小者則大者有足取

所謂義之所在不必其同者於此可見矣
孔孟張朱於是四人者或予之或奪之斟
之酌之義之與比故雖違衆必致吾微闡
之義焉豈司馬蘇曾諸子所可同日而語
哉雖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名世之賢
乃獨昧焉非欲得罪於公論也蓋聖賢之
學莫先於格物格物功深則權衡在我以
是尚論古人宜無隱者孔孟之論萬世之
所宗也張朱二子從事於此素矣是以低

昂輕重有鄒魯之家法焉若諸子者各學
其學而未及於此是非之謬固其所也抑
徒自取累焉而已矣烏能袞鉞於古人哉
愚也不敏明問所及謹折諸理原諸義而
為說如此非敢自外於方人之戒也不知
執事以為何如
第五問

陸榘

同考試官教諭王

批策場之終類以時務為問

風俗奢靡蓋時務之大者子論移易之機歸之於
化又歸之於誠可謂識時務矣彼瑣者何足言邪

考試官訓導萬

批儉德中人物自有品

量非尋常記憶故實者所問正欲得此

考試官訓導守朱

批無博古之學不能如此

詳核無通今之識不能如此周悉無經世之志不能
如此懇惻讀子之策能不起敬

矯天下之靡者存乎儉率天下之儉者存
乎誠夫誠之不可掩尚矣故不誠無物凡

事皆然况君子儉德之修將以率天下而
矯其靡焉顧可託於聲音笑貌之間而已
哉夫儉君子之一德也執事發策諸生上
徵御孫之言下抱賈誼之憂特舉以問蓋
憫流俗之弊將仰承

德意而以矯之率之之責望士夫焉意則盛矣

雖然要之事理固亦有當然者御孫曰儉
德之共也是言也蓋仲尼寧儉之意也前
乎是者則慎乃儉德之說見於書後乎是

者則儉以養德之訓垂諸史儉為德之美也久矣其流而為侈豈一朝夕之故哉三代之後治莫盛於漢文之世街巷有馬閭閻有梁肉鄉曲有武斷無所不至故賈生上書以是為件可謂有識者矣然移風易俗之化回心向道之機固在乎經制之定苟不得夫儉德之人布列在位亦何以為風厲之地哉稽之於古饘於是粥於是者正考父之儉也君子知其有後妾不帛馬

不粟者季文子之儉也君子許其為忠晏子之儉至於敝車羸馬志有所在而非欲隱君之賜也公儀休之儉至於拔葵去織分有所在而不欲爭民之利也此其人可謂尚矣後世豈無若人乎其常所稱於人者如李文靖治第之儉慮及於子孫魯宗道延客之儉事聞於君上紙衾薄矣司馬公重景仁之贈而不敢輕青幃敝矣寇萊公甘公孫之誚而不忍棄視前數子蓋無

愧焉今之士夫衣服之制第定之規飲食
器用車馬妾御之間苟能取法於是則何
患人之不化哉他如趙抃之儉而勤於旅
喪之歸儉於己而不儉於為仁也范仲淹
之儉而重夫遊士之養儉於己而不儉於
為義也數君子者生有古今而德無古今
九原可作吾皆願為之執鞭者至若公孫
弘之布被非不儉也而不能免汲長孺之
譏王安石之魚羹非不儉也而不能解蘇

明允之辨聲音笑貌之不能動人如此故
儉可能也儉而誠不可能也恭惟

聖天子即位之初

勵精庶政特

勅所司申明

累朝儀式奢靡有禁綴肆有戒風行海內將
還之於淳吾儕諸生佩服

至教是訓是行之餘欲取古人儉德之事銘之
座隅勉其誠而戒其偽以仰承

德意若君實仲晦所以訓其子孫者亦有資焉
固區區之分也如其率且矯之則非大君
子莫能任其責者豈愚陋之所敢當哉惟
進而教焉幸甚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正德丁卯八月己亥浙江鄉
試錄成將敬函以

獻時監察御史楊滋暨藩臬臣
會于至公之堂竊論所以校
文者應選不敏適承乏其後
乃僭言曰吾聞諸君子文以

載道道萬世無敵惟人所造
者異故文之敵生焉時其敵
也有若唐韓愈氏宋歐陽脩
氏者出起衰振陋斯亦可云
救矣而猶惜其純未於道也
夫道宗於孔子自孟子沒而
晦焉者千有餘年其復明也

自宋儒始我

皇明有天下

聖祖垂統建學立師一以孔子之

道為教

文皇帝繼統嘗

詔頒宋儒諸書羽翼五經四書者
肄于庠序時而舉之

列聖相承懋隆繼述益弘益至於
是明道之文達于場屋天下
士出而用世者後先相望昭
德樹勲闕碩博遠與元化無
疆莫不由文以起文之盛三
代以後未之有也然自
皇祖受命至我

聖天子新德之始百四十餘年文
以時異而日趨以進或稱渾
朴或稱莊重或稱峻潔或稱
閑澹或稱深醇典則彬彬大
雅於斯尤盛

道隆于上而下化之得之於心
而發之于言救敝之力有不

待乎人者豈非其理然哉古
之觀詩者嘗謂二南勤而不
怨衛憂而不困豳樂而不淫
魏大而婉唐深而遠鄭細秦
能夏齊泱泱乎大風文詩類
也文以地異自古已然唯道
化大同則廣谷不能域大川

不能限越南燕北若一家言
者況今

畿甸近藩如浙之地者哉浙在
國初有劉基氏有宋濂氏有王
禕氏實皆以文名天下今天
下之文既盛則浙宜加盛于
昔精華而正大俊麗而詳雅

通理而渾融東承洙泗西接
伊洛道川流而文日麗也凡
與選者皆無愧於是其未與
者抑有待焉觀一省而知天
下固如是哉衆皆曰此我

祖宗
列聖之化而

聖天子之休德也合諸藩之美以
效于

朝天下之文之盛於是乎在行
當為天下慶之應選不佞謹
述以序于錄末若夫勸戒士
子亦故事所不能無者鹿鳴
之燕將有語於旅焉茲可畧

也
廣東廣州府儒學訓導司萬應
選謹序



